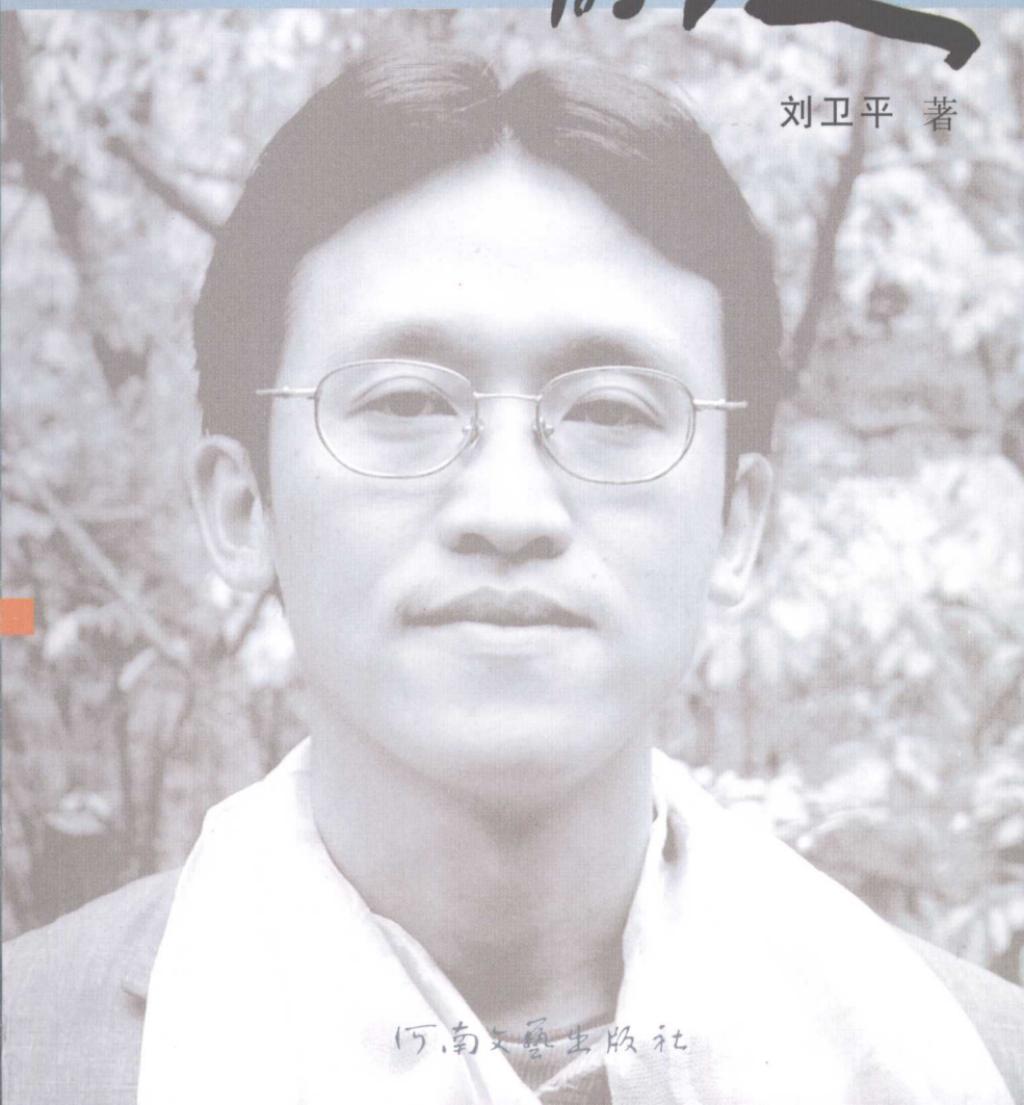


懂鸟语的人

刘卫平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第三辑）

主编 杨晓敏

懂鸟语的人

刘卫平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懂鸟语的人/刘卫平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12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第3辑/杨晓敏主编)

ISBN 978-7-80623-903-2

I. 懂… II. 刘…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557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37.5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7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12月第1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印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03-2	定价	144.00 元(共1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小小说的优势(代序)

铁 凝

这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假如各式各样的小说技巧，相似于演员的舞台肌肉，那么这种舞台肌肉的确有发展和强化的必要。但我以为营养灵魂比营养舞台肌肉更为要紧。

小小说的优势很强大，世界上的一些通都大邑，诸如东京、纽约等地，小小说都很发达。为什么会发达？当然，小小说不是因为城市大，就自然而然地大起来。日本有位作家一辈子只写小小说。他有篇小小说迄今我还印象很深：一个单身汉的家里弄得非常杂乱，有一天，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小偷来到他家偷窃。当小偷看到屋子里如此杂乱不堪时，忍无可忍，迅速地将屋子拾掇得整整齐齐，打扫得干干净净，尔后，给单身汉的家留了个字条，让他以后要保持室

懂鸟语的人

内清洁。小偷什么也没偷就走了。不久前，我去日本访问时，见到了这位专写小小说的作家，问：“写小说时，你是怎么想起这样的情节的？”那位作家说：“我女儿的房间经常那么乱。”

还有这样一篇美国小小说：一个美国人到一家餐馆去吃饭，用完餐后把20美元放在了餐桌上就往外走，快到门口时，服务员把他叫住了，问他用餐后怎么不付钱。这个美国人看了看服务员，什么也没说，又给了服务员20美元。当服务员收拾餐桌时，却发现盘子底下压着20美元。

有许多通都大邑里生存着这样的小小说作家。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越是坚硬的大城市里，越容易发现这种犄角旮旯里的软弱与无奈。作家们都明白，用语言表达不完的，读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如今，在许多读者的眼里，这些写小小说的作家，丝毫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逊色。

目 录

- 1 小小说的优势(代序) 铁 凝
- 1 我想听听你唱歌
- 5 何浩子买房子
- 9 懂鸟语的人
- 12 王命
- 16 狗与光棍汉
- 19 你肩上有条毛毛虫
- 23 不离婚的理由在肚子里
- 26 爱情测谎仪
- 29 一个人,两个梦
- 35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 39 危险
43 爬楼冠军
47 腰部多了一块赘肉
50 独立检察官
54 美狗计
57 看谁斗得过谁
60 噼个不停
64 拍一百张美女照
68 寄给天堂的信
71 我家住在资江岸
75 喂猪
79 柳老师心里有条狗
82 保姆
86 成仙
90 小小说童话(代后记) 杨晓敏

我想听听你唱歌

两年以后，陈处终于来到了羊谷山村。

小车在坑坑洼洼的泥石公路上跑了老半天，才在一个四野看不到人的地方停下来。天上飘着绵绵不断的毛毛雨。陈处下了车，踮脚站在泥泞四溢的乡村公路上，张望了好一会儿，才看到了凹隐在山冲里的小村庄。

从公路到村里还有一段山路要走。陈处一边走，一边向路上遇到的几个农民打听谢小华的家。

喏，就是村里最后头那栋房子。

陈处看清了，那几乎是村里唯一的茅草屋。

整日在城里机关上班的陈处，与羊谷山村挂上钩，与羊谷山村的那栋茅屋挂上钩，或者更直接地说，与茅屋里的女孩儿谢

小华挂上钩，这事是从两年前开始的。

上级安排机关干部与偏远山区的贫困学生开展一对一带扶活动。陈处帮扶的对象就是羊谷山村的谢小华。名单是由上面统一定的。陈处按规定每学期开学前给谢小华寄 200 元钱。

谁料谢小华这女孩儿挺让人上心的。每隔一月两月，谢小华来一封信，向陈处报告她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谢小华在信里说：尊敬的陈伯伯，这学期期中考试考完了，我考了班上的第三名。

陈处回信：加油，等你考第一名了，我来看你。

陈处随信给谢小华寄 200 元，作为奖励。

谢小华又来信了，陈伯伯，我们放寒假了。村里来了一个学音乐的大学生，说我有唱歌的天赋，要我买把小提琴，好教我学音乐……

陈处又寄了 200 元。陈处在回信里说：去学吧，下次来时，我想听听你唱歌。

陈处的眼前，甚至很清晰地出现了一个蹦蹦跳跳的、欢快地唱着歌的山村小姑娘。

当谢小华再次来信时，陈处多了一份担心。因为谢小华在信里说：陈伯伯，昨天我上山砍柴，肩上被蛇咬了一口，半边脸都肿了。脸肿得老高，只怕以后唱不成歌了。

陈处又寄了 200 元，要谢小华拿去治伤。陈处回信说：你的脸会好的，以后还可以唱歌的。下次我来，好好看看你的脸……

两年了，终于来到了这羊谷山村！谢小华的学习怎

么样了？她脸上的肿早消了吧？她唱歌唱得好听吗？

这回，一定要好好听听她唱歌！

敲了好一阵门，里面才传出一个妇人的声音。

陈处推门进去。

床上躺着的妇人是谢小华的娘，脸色苍白得像一张薄纸，仿佛一碰就会碰出一个洞来。

陆陆续续来了几个邻居。

陈处左右观望，没有他想见的女孩儿。

谢小华不在家。

通过和她娘以及邻居们的交谈，陈处才知道事情和他想象中的大不一样。

谢小华早就不读书了！

在陈处和谢小华结对帮扶才一两个月后，谢小华的父亲一次在山上砍树时被倒下的大树压死了。那时候，谢小华的娘卧病在床已有几年。她娘那病，每月要一百多块钱的药来维持。

司机问：陈处长寄来的钱没给谢小华读书？

陈处说：都给你买药了是不是？

过了片刻，她娘耷拉着的头点了一下。

司机问：谢小华没有买小提琴吗？

陈处说：她是找借口要钱给你买药是不是？

又过了片刻，她娘耷拉着的头又点了一下。

司机问：谢小华没有被蛇咬伤过吧？

陈处说：她的脸没有肿是不是？

又过了片刻，她娘耷拉着的头又点了一下。

司机显然有点气愤了。他说：原来你们这一切都是骗人的！



陈处摆摆手，让司机平静下来，也让自己平静下来。

司机仍然无法平息怒气，司机对转身的陈处说：陈处，我们走！

陈处再次摆摆手，问：谢小华哪里去了？

旁边的邻居说：她到后山薅草去了，她家一对猪靠她喂的。

陈处出来，抬头望望，往后山方向走去。

刚出村，陈处蓦然看到一百来米远的山坡上，有一个女孩儿坐在一块山石上。石头高高地从土里长出来，女孩儿坐在上头，安然地唱着歌。

天上的毛毛雨仍在下。

女孩儿的歌声穿透薄薄的雨幕，悠然而至。

陈处循着歌声走去。100米，80米，50米……

陈处离女孩儿越来越近。

还差二十来米远吧，女孩儿突然站起来，跳下石头，沿着横贯山坡的小道，飞奔而去。

陈处愣愣地望着奔跑着远去的女孩儿，耳里满是女孩儿的歌声。那是一首名曰《戒指花》的歌，有几句歌词，陈处记得很清楚：

你说你想听听我唱歌

你说你想看看我的脸

我不能唱歌给你听

因为一唱我就要流眼泪

我不能让你看我的脸

因为一看我就要流眼泪

何浩子买房子

何浩子要结婚了。何浩子和他的女朋友谈恋爱已经谈了两三年，两人都快谈成大龄青年了，但一直没结婚。没结婚的原因，并不是何浩子不想结婚，也不是他女朋友不想结婚，两人为结婚的事都快急疯了。但急也没用，急也不能结婚。为什么？没房子。何浩子他女朋友多次对何浩子说：“你还不买好房子，我就要等老了。我老了，不好看了，我就不和你结婚了。”

何浩子他女朋友这样说，好像她原本很好看似的，今后变丑了，要何浩子负完全责任。何浩子他女朋友真的很好看吗？其实也不见得，一般般吧。现在那些真正长得很好看的美眉，十有八九被大款包了，谁还会嫁给像何浩子这样钱包紧巴巴的小青年。何浩子家庭条件不好，父母不能支持他太

多的钱，所以何浩子买不起新房子。在这小城，买套新房子一般七八万块钱吧，也不算多，无奈何浩子左借右借，东凑西凑，才勉强凑了四五万块钱。新房子看来是买不起了，何浩子退而求其次，决定买套二手房。

——总不能真的让女朋友等老了吧？

谁料二手房也不是那么好买的。何浩子看了七八套二手房，没有一套是满意的。有的是结构太不合理，有的是光线太暗，有的是楼层太差，在顶层，夏天酷热难耐，住久了还担心屋顶漏雨。稍稍满意一点的，又价格谈不拢。何浩子还看了一套这样的房子，原本看中了的，价格也不算高，正准备买，忽然听熟人说，那房子千万买不得，前不久有个女的在里头自杀了。

何浩子看房子都看出心病来了。他也懒得四处打听了，干脆写了张《购房启事》，把自己对房子的要求都写在上头，无非是结构要合理一点，光线要好一点，楼层不能是顶层，价格不能超过5万等等。何浩子把《购房启事》复印一二十份，在城区主要街道到处都贴了。何浩子干的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活计。何浩子也不抱太大希望，这条件明摆着太苛刻——谁正好准备一套那样的房子在等着他呀？

第二天何浩子就接到了一位邓先生的电话，说有一套房子要卖。何浩子按约到邓先生家看房子，只邓先生一个人在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老邓家的房子儿多好啊！大大超出了何浩子的期望值，何浩子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问老邓这么好的房子为何要卖？邓先生说，老婆调到外地去了，自己也想出去发展，只好把房子降价处理啦。老邓又强调说，因为走得急，所

以想快点把房子卖掉，欲购从速啦。为了让何浩子相信这房子的合法性，老邓把房产证、土地使用证都搬了出来，让何浩子瞧了个明白。

何浩子当即赶回去和女朋友商量。女朋友也不敢相信何浩子所说的这个天大喜讯，提醒道，莫不是什么骗局吧？现在买房子上当受骗的事情太多了。当天下午和晚上，何浩子和他女朋友开展了紧锣密鼓的调查工作，他们对邓先生家的左邻右舍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走访。结果表明，邓先生提供的情况基本属实。只有一点不符，邓先生他老婆并没有调到外地去，而是下岗了。而且听说，邓先生和他老婆正在闹离婚。

邓先生为什么要骗人，说他老婆调到外地去了呢？何浩子不想放弃这么好的一套房子。既然邓先生他老婆没到外地去，何浩子决定见见他老婆。

何浩子是看到那女人从邓先生家走出来才迎上去的。何浩子问那女人买房子的事。那女人说：“我们家的房子住得好好的，不卖！”何浩子说：“可你们家邓先生说要卖呀？”那女人愣住了。愣了一阵之后，那女人似乎猛醒过来，忽然大声骂开了：“这个昧良心的，他是想不要我了，他是想瞒着我一个人把房子卖了，抛下我不管了。这个昧良心的，这个挨千刀的！……”女人骂着骂着号啕大哭起来。那一刻，何浩子觉得昧良心的好像不是邓先生，而是他何浩子似的，突然没来由地无地自容了，在越来越多的围观者面前落荒而逃。

接下来，邓先生还是不断打来电话。何浩子一见他的号码就摁了。没想到几天后邓先生老婆来找他了。这次那女人很安静，也不哭，也不闹，有点欲言又止的样



子。何浩子还是有点同情她的，何浩子说，有什么事你就说呀。

那女人的话再次让何浩子大吃一惊。女人说，那房子，干脆我卖给你算了。那个昧良心的想瞒着我卖房子，他无情，也别怪我无义。我比他卖给你的价再便宜五千块，行不行？

何浩子觉得心里烦透了。他有气无力地对女人挥挥手，说，我明天再答复你吧。

第二天，何浩子给邓先生打电话。何浩子说：“邓先生吗，我决定买你的房子，现在就付款办手续。你到望江楼茶馆7号包厢等我，不见不散！”

接着，何浩子给邓先生他老婆打电话。何浩子说：“我是何浩子，我决定买你的房子，现在就付款办手续。你到望江楼茶馆7号包厢等我，不见不散！”

打完这两个纯属恶作剧的电话，何浩子才觉得心气稍稍顺了些。让那对鬼男女，到望江楼吵去吧，看他们俩谁把房子卖给谁！

何浩子暗笑了一声。笑完之后，何浩子突然感到累极了。现在，对于买房子结婚的事，何浩子觉得一点也提不起兴趣了。

不买房子结婚，女朋友等老了怎么办？

老就老吧！

懂鸟语的人

我小时候的伙伴马重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从小学到初中，马重和我一直是同班同学。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是马重鼻梁下的两行鼻涕一年四季总不见干，有点邋遢的样子。但马重这小子学习成绩很好，和他同班，别的同学很少有夺第一名的机会，这让我们多少有点眼红。

更让我们眼红得不得了的是，马重有一门令人不可思议的绝技：听得懂鸟语。就像古时候那个懂鸟语的公冶长一样，只要鸟一叫，马重就知道鸟在说什么。开始我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有这个本事，先暗中在米饭里放了盐，再当着马重的面撒给麻雀吃。麻雀边吃边叫，马重告诉我们：“麻雀说太咸太咸。”我们又暗中在饭里加了糖，撒给麻雀吃，马重说：“麻雀叫的是有

懂鸟语的人



点甜有点甜。”从那以后，我们完全相信马重懂鸟语。每次上山砍柴，我们都要喊上马重，为的是好去掏鸟窠捡鸟蛋。平常我们很难寻到的鸟窠，马重只要听听树上的鸟叫声，就知道鸟窠在何处以及窠里有没有鸟蛋，这让我们一群小伙伴乐不可支，可惜马重这家伙心存慈悲，除非被我们逼得无可奈何了，否则绝不肯说出鸟窠在何处。马重说：“你们掏了鸟蛋，鸟总是叫‘苦哇苦哇’。”

进入初中后，有点邋遢的马重表现得雄心勃勃。他常对我说今后要当一名动物学家，专门研究鸟类语言。那时候，我们班喜欢语文课的同学经常在一起玩一种拆字游戏，我们把马重的“重”字拆成“千里”二字，并根据他成绩优异志存高远的缘故戏称他为“马千里”，也有人干脆喊他“千里马”。初中毕业后，马重果然像一匹千里马似的，先是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后又考上了一所大学的生物系。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匹千里马即将奋蹄驰骋。

谁料马重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分配很不顺利。本来，开始他想去一家生物研究所工作，但一联系，那边没有要人的意向。后来马重又想到一个有名的动物园去从事鸟类管理，当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主管毕业生分配的有关部门时，特意提到了自己懂鸟语的绝技。那些部门的领导答应“研究研究”。一年过去了，马重的工作还是没有分配好，他每次所得到的答复总是“研究研究”四个字。我们这帮和马重一起长大的朋友都替他着急起来，有人甚至开导他说，马重马重，人家既然答应“研究研究”，还不是要“烟酒烟酒”？对于这类混账